# 程侍郎遺集

#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六

歙 程恩澤 春海著

豐樂溪圖爲吳雲蒸明經作

竹樹圖書共一村樵夫談道女能文最憐日午東風醉十里溪花染白雲（春來桃花最盛）

軒冕高華德業尊幾多名輩托衡門催租舊券澄心紙半是容臺屋漏痕

一雙牙管餘清在十二珠樓舊跡蕪曾記豐溪談讌事剪梅花裏望天都

老樹周遭曲沼明疏花細竹遶籬生分明一覺江鄉夢
只少泉源徹底清

黃霽青太守自潮州寓書來並寄二律次韻答之

君宦東南天地間我行病暍困江關每嘗藥鼎煎熬夜
輒憶詞壇突兀班賢守神明知肉攫長官清潔感珠還
如何忍厲投簪志急為蒓鱸返故山
聞君曾掾鵠亭灰陰德如斯合再來寄遠勞勞頻付雁
登高草草一銜杯魚龍影裏知交散鵞鴨聲中將帥回
快讀摩圍好詩句滿腔愁思豁然開

題周稼圭前輩金粱夢月詞

緣酒初嘗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唫由來將相兼才調
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延巳近端已小令中唐溢晚唐更用騷心爲樂府
漫天哀豔李重光
灑體清眞稚抑弦飛騰石帚五通仙君能併作洪鑪鑄
更把餘金范玉田
鏤雲縫月具心裁不是莊嚴七寶臺竹屋梅溪都抹倒
故應平睨賀方回

平園大集冠中州豈止賛漁玉笛秋十里珠簾千步柳
郎論談笑亦風流

仙山蓉草已辭根塵夢稠桑欲返魂雲錦鳳羅都溼徧
萬行情淚哭天孫

離房春月夫人詞怕讀微雲女壻書憶向紅牙雙顧悞
當年公瑾定何如

月嬌一硯費撏撦我亦偷聲學里哇近就清空求妙理
不邀青兕鼓銅琶

題彭春農學士待漏圖

面目若刻畫音吐如洪鐘長身玉立清且雄文章翰墨紛墳會是宜承旨明光宮五更雞唱金闕曉九霞日出觚稜紅論思春殿何春容堵牆學士咸鞠躬問知家世承三公燕許手筆高岑風當年曾假貽厥力此日爭仰雲門宗是宜聯華屬車中拄笏直接甘棠崇何爲忽作六月息並欲塞兌成癡聾禁鐘官鼓久不聽書山一牖窗曨曨誰能奮庸亮天工　聖主側席求朴忠公飽經術謀謨允讓首一顧凡馬空黃鸝三請春色濃願公夙駕來花叢執御弟子希符融

題晉甘敬侯墓碑

玉環碎壯侯怒雨襠橫槊不敢渡金櫃鳴敬侯驚改易百官皆恣情同征華裴有三將敵知敬侯勇且壯況舉義旗惟所向六師敗績周戴殂茂宏不終王室孤儻據武昌劫以力必速太甲成幽拘社稷不移敵亦去何惜老臣頭挂樹了無快劍誅王廙那有歐刀斬周處君不見雞籠四陵狐兔場甘家麥飯千春香於戲侯澤何其長

題劉子敬大令牧羊圖

劉累能擾龍梁鴦解豢虎物媚養已耆不使妄喜怒其神其猛摯晏然臥堂廡何況囫圇物赤手可循拊勇力能化裁君略極雄武用仁不用略黽勉求治譜食少生齒繁萬室同一苦譬如芻秣短齮齕不能𦕅養民如養兒如何缺其乳定知循政至天付好風雨原頭積芳艸盎底蓄麋脂茁壯夕陽羣嚶鼃腹如鼓語其徬徨時晝夜思所補糈非詩禮深焉能逆有睹不稔何山谷來迓劉榮祖牧人有吉夢夢俗比鄒魯

白田懷古李供奉聽鶯處

高臥香鑪峯迫脅上樓船李句黃公嘗事秦杜句翻謫夜郎
天夜郎富黃鸝其聲爭管絃眾耳寂不聞馬上驚飛僊
偶然題一詩石破蒼苔鑴吟聲與鶯聲萬口天下傳白
田及烏江亦以詩千年浮屠何時建洞屋何時穿知否
公眼中有此巍巍然公來夜郎時譬在混沌前奇山甫
通道亂水不可沿樹石多於人日月眾絲纓奈有黃鸝
聲字字真珠圓朝啼桃花紅暮啼桃花蔫名士宮錦袍
美人歌舞筵藉以慰羈魂羈魂正纏綿至今樓上頭夜
夜聞杜鵑我來值寒臘鶯蟄江之壖恰如謫仙人埋骨

青山邊入洞出高閣俯匯萬井烟芳梅已爛漫官酒不取錢折梅問桃花江干春可憐西南有聲來聲在高樹巔嘗見白于雪乃是羣鷺拳乾葉枕禰榻疎鐘震修椽畫紙含遠風櫚影交平川初顧鳳巢閣想像鯨魚旋是日曛雲合山山皆醉眠醉眠呼不醒中有李青蓮

重經白田

金精飛入井維西照見江波不貯泥壁上千詩張旭艸（唐書以裴將軍劍張旭艸與公同傳）鏡中雙影莫邪妻（見公詩）誰家畫閣漸鶯囀料得龍池萬柳齊（公龍池聽鶯爲始遇白田聽鶯爲不遇）辛苦上皇

西內去纔被都是杜鵑啼

淮南何事苦爭先謂永王璘罪到中公絕可憐杜少陵有楚筵辭醴之句況是贈金都斥謝若論仗鉞亦親賢至今江上看明月共道樓頭有謫仙千古詩魂在孟酒匡山牛渚兩茫然後人辨匡山辨夜郎皆徒然耳不足當公一吷

兩京雖復未稱雄始信投簪浩蕩胸狂客揮毫憐國色上公低首拜軍容謂郭尚父難堪宋璟巾中淚徊憶龍標別後鐘是處樓高宜縱酒爲君翦取最奇峯

啼鶯猶是古來聲中有新詩脫口成神劍白蛇孤月暗

宫袍紅擁萬花行憐才欲殺皆知己蹈海求仙豈近名
只有錦心銷不盡死生終戀謝宣城

盤江鐵索橋歌

初疑長天片雲橫天風鼓之掀不平洪濤怒吼自南下
馬蹄人語空中聲誰將六州鐵鑄此千丈絙江頭老石
危無根兩山壁立日月昏晝夜虺螺雷霆奔定知有路
接霄漢蹋破彩虹才一半翻遲鷹隼任衝突足底魚龍
倏淩亂一蹄度心搖搖百蹄度不動搖翼以兩欄何迢
迢看如網絲橫暮潮道是神仙長板橋長板橋那可渡

別離愁挂江樹何如巨靈一擘去斷卻人間坎軻路

馬場懷古

王敗后以日計十八先生僑忠義招晉王來討秦十八先生歃血新奇謀湜冤獄起十八先生同日死就中閣臣吳貞云執筆我拔先欲以一死全諸賢諸賢求死大呼嘯詩篇滿地酒滿酬爭斷頭尾上霄漢暮暮朝朝帝閽叫　興朝日月光照徹幽明微忠魂得謚如袞衣祗今南籠一坏土牲酒芬潔松楸肥鄭侯我同里鄭侯名允元欽人子孫卯爲誰李侯有賢裔李侯名顧常州人其子孫曾刊三忠詩曾輯

三忠詩獨憐張與全張內侍福祿全內侍爲國臨難遭極刑遭極刑名乃成古無璫侍稱先生吁嗟乎張先生全先生

神魚井懷古

噫嚱乎公之大節不難殉潭州而難于殉大江之中流其時左兵淸君側逆跡未全露公稔知之不可奪投江幸不死乃開府仗鉞招降十萬兵天乎人事一朝盡只留一劍成其名瞿殉粵公殉楚編明史終兩旄虎石齋募師死於飛黃公不死於夺而死戰場神魚之泉至今天風吹之波不揚

黔西州署海棠曲

兩株偃臥如醉眠三株矗矗纖且妍中央古本逕二尺不知摧折當何年西昌之香天下傳牂牁之香水西專海棠無香唯蜀之西昌及黔西有香頗聞花史述花語花開覆座春風顛深紅外衫淺紅袙更翦翠羽垂四肩大婦舞酣中婦倚小姑玉立尤嫣然就中一種香可憐似蘭非蘭蕙非荃閨妹粉汗化霑漬繡幕入票初試寒消人魂魄暖入骨夢寐亦與花纏綿我來惜非豔陽天涼州不撥檀槽弦卻移銀燈照枝幹好影倒地殊便娟更搜殘葉嗅芳澤

花亦笑人情太堅繞花嘆息憶花態欲待來歲開瓊筵何如才士與時挑開關來者慳其緣荒江老屋儻一遇先約梅花輸聘錢

泮水道中

密筱依村曲修梁逐水回日斜高柳得天闊遠山來民獠同耕壆雞豚溷乳胎胸中有巴蜀圖畫若為開本蜀地劃入舊會到蜀故云

康蘭皋中丞行年圖二十四首

鯉庭學禮

公十一齡即學禮入鄭孔室見根柢口講手畫堂上喜萬卷皆匯古淹中公讀書法以一經貫羣書修國治身何隆隆年垂耳順未釋恭

風雪歸帆

孝子之淚溢江水江流嗚咽二千里天亦助哀風雪起何堪丹旐犯怒濤恐驚靈爽不敢叱檣烏凍墮偏嗷嗷

山揚僑寓

廉吏之子感歎奇歲暮羈孤將何之丹沁阻我交流澌卜居難得近盤谷卜家難得隣王屋人極艱處天所福

彭門負笈

司徒早識彭祖奇以黃叔度爲之師學有經術通知時此後學東說動政一賢大府一大令識力皆自講堂定

金陵求友

姚比部文宗震川公以雅嘗薪其傳輝映儕輩麟鳳焉名流自昔重求友集思廣益成巨手難得北海不空酒謂茇園先生

蹇驢赴試

經義詞賦俱第一誰家年少五色筆走詢知乃弟若姪

父老爭迓謝客歸可憐公子大布衣鞭絲得得來尋詩

春雨課耕

秦渠所漸畝一鍾先生自署識字農既耕且養娛春風、安能獨先天下樂蒼生日望深源作太行之雲出幽壑、

圪圍射獵

環河帶沁圪勒圍獵騎出林刀槊飛公運火器如發機區區臂肋奚足捽聊復鍊此英雄骨射虎詩成際明月

禁垣同直

藥嶽風骨宜星曹況得季英杵臼交（謂吳晃樓方伯）宮花紅對

鵷鸞巢卒生契友數張劭鼓柂湘江又同謂當年大傅知二妙

夜燭治書

不喜讞獄必能讞心平不欲才力顯事平不受毀譽轉十年五夜燈燭紅民命一綫懸當中至今海內稱何公用何比干事

蕭寺聽琴

夕郎荷橐給事歸往往酩酊雀歌圍先生舉袂一笑麾獨尋蘭若坐淸晝要聽朱絃出深透管況蕭寥比雲瘦

瀋陽扈從

興　盛兩京天所臨東出山海遙且深　聖日蒞止

上帝歆　締造艱難　神武廓侍臣擬和瓜縣作

更擬點竄桓與酌

木蘭隨圍

聖人臂弓入三驅矢連六熊雙於苑裘長捧潼駭且趨

近臣四扈木蘭　蹕會策駿馬逐禽逸歸來獻賦說

揘畢

榆關持節

前席奏對動　聖聰試以桑獄課厥功平反遂至榆關東河可塞兮寃可洗兩度秉節　天顏喜方叔召虎其選矣

薇垣仰屋

皖民嗷嗷待公哺公飢公渴以身赴士歡而輸民則謳謹其筦籥不取餘三載封樁連屋隅天下方伯宜師諸

公藩皖三年積鏹至七百餘萬以不取平餘謹其出納之故也

皖江迎養

帝知公孝問公毋謀及迎養　帝寵厚自潞達皖一

帆走人生何者爲親榮能致　帝問榮莫京是子非
是毋不生
御園待漏
灣皖幷作中和樂聲聞於　天公錫爵介圭人
覲趨五柞頗牧十年居禁中別來苑柳何蒙茸日高天
語何春容

瞻園懷舊

公知貢舉駐白門賓主曲讌喧瞻園昔聽鹿鳴會隔垣
公讀書瞻園曾見典試監臨兩宴於此　書窗老樹遶如許師友蒼茫那復

聚昔日茂才今大府

射圃角試

公通韜略工擊刺慨然謀國修武備日督山河子弟試此意得之古范韓況當江淮屏蔽閒至今走卒多陳安濟託治下故稔知之

桐陰課讀

家法讀書兼藏棨日陳經史北面拜覽孥養炬殊可愛綠陰如水翔鵷雛磨礱之硯讀父書瞻園佳話其繼乎

錦幄娛春

蒔梅㴢竹疏流泉一壓花氣蓬蓬然太夫人坐東風前
象簡導輿子孫逐慈顏一笑壽觴瀉明日哺烏滿鈴下

庾嶺補梅

大阮栽花小阮補月明鋤破玻璃土春滿嶺南連北戶
公以威重鎮海疆都道廣平鐵石腸豈知賦筆溫馨香

自營生壙

漢逸人趙作達者唐司空圖慕其雅惟公別具深意也
公以湛然知止心眷戀二親求諸陰料同穿壙支貞枕

焦山度歲

先生風義古所無泰遺命立外家孫緣自河內東遊吳崢嶸殘歲風雪作避俗乃臥松寥閣揚州那識橫江鶴

題吳蘭雪廬山紀遊詩後

瀑乃有源水必觀水所都山頂藏天瓢傾倒出天壺初如玉龍翻曲折無所趨擲地脫鱗甲化作千琲珠又如天女衣出曝當晴暉素練皎無紋白雲飛上機忽爲日氣侵文采雙虹霓靈妃顧之笑天風生石皴誰將金錯刀迸裂琉璃罩須臾補無跡倍覺天手妙依舊玉龍翻鼓怒爭叫嘯依舊天女衣徊翔添綃約石亦何齒齒樹

亦何蒼蒼窈束一綫微布瀉千丈強高者飛作雲下者滙爲水雲飛總還山水深那見底一峯通一峯峯峯見首尾首尾誰能尋須上最高岑公乃振金策窺見太上心卻笑李謫仙低頭下界吟峯峯可觀瀑黃巖乃爲勝其源湛湛深其流浩浩競出險彌覺平積弱乃生勁排空勢轉矯受采體逾淨譬若韓杜詩橫逸任所爲苟卷作源流頓挫成漣漪兼有衆派長酌以無當巵我公今詩仙復得山水助示我觀瀑詩玉骨凿秋露吸取韓杜神出以華妙句我昔到匡廬苦未躋其巔瀝落冰雪䆮

僅探馬尾泉今宵仰天宇覓銀河燈要不到蠡湖亦
到銀河邊

詩餘

蓼花 調寄浪淘沙

一穗一秋痕岸側離根水天多少夕陽魂併入露枝風
葉裹紅顏黄昏　鷺宿眠鷗屯簇簇紛紛落帆沽酒對
斜門正是晚霞魚尾赤圖畫江村

酬潘公子星齋 調寄眼兒媚

荷花深處五雲多新雨昨如何黄鸝三請丰標公子且

駐鳴珂　瑯玕碧裹留清響知是鳳來過宅年簪筆吾廬可愛人影風荷

葫蘆　調寄沁園春

嗟爾葫蘆蔓縛絲縈當門獨懸似歌來張喬內粗外潤鑽將屈觳口實肌堅盛火斯焚安質失響挪有青田蜜汁鮮知何用只戀天殼大配箇樂圓　趙州土壁東邊甚井絡雙胖斷復連嘆文人贈答難裁筆管道人留飲久失醫觴胡盧藏身征南病頸枉被人嘲拗且偏江湖上看大樽五石容腹枵然

牽牛花 減字木蘭花

柔藍一架。小摘銀河秋影下。莫是黃姑。配得匏瓜獨處無。　金鈴鼓子。喚盡芳名渾不似。輸與郎誇。世上原無織女花。

鳳柳 調寄望海潮

何年翠鳳。婆娑九尾。翩然來集幽深。眠重醒遲。雨多晴少。無煙亦自沉沉。山曲水之陰。有畫橋橫路。香絮盈襟。一面風偏。欲隨驄馬度遙岑。　天涯別恨侵尋。正當窗憶鏡。輟理緩停鍼。思曼纏綿。小蠻旖旎。春來事事難禁。人

影倚樓心悵桼雲似棧蜀嶺如鐔露白霜紅爲誰憔悴到而今

潘星齋公子藤花吟館圖 調寄念奴嬌

玉郎華屋正東風吹送紫香雲裏人本纏綿花本豔醞釀一庭紅意玉手揮毫翻甖照墨字字聲聲媚渠儂口脗緜鸎歌罷能記　最是小晏情深少遊才治肺腑眞珠纍細碎篇章傳誦徧繡入吳娘袖底名士傾城搓酥滴粉費盡長安紙虬枝覆處畫簾人影雙倚

題閒看兒童捉柳花圖 調寄踈影

搓香捲雪正緒風款款簾外初起黃口酣嬰巧奪狂追相逢欄角花底縱教盈把知何用熨不暝儔雛燕子歎晚來高下西東都人麴塵春水　獨有青楊詞客愛風景韶麗唫望閒倚何太輕盈如蔓如雲惱亂揚州十里儻無捉搦誰珍惜轉忘卻謝家詩美忽一時撲面紛紛恰趁唾絨窗啟

九月十五夜登越秀山看月次吳石華韻調寄水龍吟

些些雲縷都無不知誰掃秋河際天容山色涵清混碧煙中有水風定尤明夜深全白一空林翠想萬家清夢

鎔成露氣把樓閣扶將起　客是不眠吳質聳吟肩玉壺三洗小謫人閒舉盃能說廣寒前事海上琴聲一彈誰和美人千里正窺簾的的素娥單獨似攲還睡

圓圓小像

楚畹柔香戚畹嬌香天然素華甚藥師紅拂相逢越第押衙沙叱奪返韓家君父恩讐英雄節義付與傾城一笑譁寸腔裏有柔情一點誤了生涯　三姝豔若朝霞說四面替提八面花想騶虞茵上同心並坐虎鶯屏畔六嫵爭誇晚節超然看人墮落不向侯門走鈿車梅邨

曲縱千金購燬尙有箏琶

題吳鴻生中翰閏重九雅集圖

兩開叢菊算人生難值閏秋重九小集蘭臺推茂灌少蘊藹藹多又楚壁詩痕燕山墨雨圖畫天開牖范家研頤摩挲夸尙詞友　側想二陸高居蒼茫雲樹滿壁題糕酒七十年來鴻爪雪付與武昌官柳桐葉能知茱萸再把朵筆還依舊西風落帽訂交都在杵臼用吳季英事

題成蘭生太守西湖照影圖

磨月成銀拓山函鏡花柳放出空明葑雲銷盡一碧瀲

秋晴憶白鄭侯照後蘇和白詩影縱橫能來者先盟鷗鷺䌫手濯吾纓　高名人競羨冰壺洗魄玉磬儲精任綠水青山坐嘯飛行莫認淵魚俯察心印處珠定波平興歌好西湖誰比比似長官清

桐緜調寄念奴嬌

綠瓊枝小白絨絨非雪非花非絮金井玉闌黏欲徧昨夜露華疑雨傅粉難濃吹香不定恐逐西風去纏緜苑約令人情緒如許　最是幺鳳憎寒妒羅偎暖應有安巢處裏住離心縈著恨不放一秋先度月熨初平雲餙

正膩惆悵吳娘袷褧衣夢遠幾回錯撫庭樹

程侍郎遺集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七

歙　程恩澤　春海著

## 釋彗

彗者何本類星末類彗故謂之彗彗無光傅日而爲光故日東升則西指日西降則東指其光有竟天者故曰長星其質乃五星餘氣所化故備五色數不過五其行有本行故能遲能速其體麗月天近人故於人事易感召其應以出入暫芒長短行遲速驗事大小禍深淺大抵一月準一年二月準二年三月準三年或云無百日

不沒之彗然占書史志有二百日之說也其氣能幻故或化雲或化霄霞其氣先附於日輪側故五寅日以銅水鑑曰可決其現否其相似有字有欃槍有蚩尤旗有王蓬絮字體則圓也氣四出也欃槍則佀絮旻符也蚩尤旗則類彗而柄曲也王蓬絮則散絲若絮或有芒或無芒行甚速一夕能歷數次舍也夫星氣變怪其本皆在下而發現於上譬人膚肉生疽癰其根柢皆伏藏腑也雖占驗尅應符其時或不符其地符其地或不符其時或俱符俱不符然其爲不祥則應不符也亦有不符

則人力能爲之或謂彗在月天去恆星天尚六重氣豈能及譬若秦人惡越人向其方詛之越人豈聞知不知日輪天居中與上下俱隔而衆曜皆受其光光能及氣亦能及烈彗傳日爲光則烏容有隔哉故歷徵史乘識星變時與地相符者多不符者少人力彌之亦則有譬若祝由疾㓹殺禳禓祝醫高下而已然則王者受命肴天下覩先兆側身修省禁事銷患於未發其權固在已哉

肇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理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理志谷永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臯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即又有濬道之役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晰足正

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逮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筭勒為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為難則應之曰十二州肇于堯不肇于舜且大傳肇作兆說文作𠧞鄭彼注云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兖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并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

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水名非地名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馬鄭之說葢取周禮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幷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鎮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淳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

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鑿鑿何能知姑卽所見及者奉荅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存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苟爵士之重父歿固承父未歿而癈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

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土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土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殄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尚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

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為承爵士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家禮非朱子所作白田雜著辨之甚明）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除世襲言）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嘗纂之見輕議禮文恐不足備方聞採擇惶汗惶汗

## 狄未穎孟子編年序

言孟子者有五謨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

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一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

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遊滕在赧王
元年去齊之後誤二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
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
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
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
孟子即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
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
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

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黄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求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尚易爲孟子編年即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

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皇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涵漢宋天文學涵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

則暖暖姝姝悅一先生之言墨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
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逕端其趨向於其
歧則閉也復鑽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剷
也不甯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
合易牙能分之摭古人之愿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
可信矣書缺有間箋疏脫譌徵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
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爲助粃糠塵垢尙堪陶鑄
矧其精者啟我質我不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
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

且大興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薦卿未售急索其著述欲金栞之益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促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撿諸傳無一誤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學術謭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並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書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囘穴數載極見某度某冊某篇行語節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疑某不可憑某宜斠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須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絀斷而歧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彊識則徇虛車紬實用恆若斯也惟

識足以徹千古之蔀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眞僞之涸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纏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術孝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金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厤數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厤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

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與景教之歧凡諸儒撟舌方皇者稱引首首如肉貫串絲在櫛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覼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强審密不懈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

予予讀之甚慨也爰就所窺及者詛之其諧處遂以俟大雅

## 金石題詠彙編序

金石文字自歐趙著錄以後書不下百種而襄其題詠為一集則自甘君實庵始或曰詩以道性情至詠物則性情細矣物至金石則性情尤細雖不作可也解之曰詩騷之原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也有俊才灑洒傾倒一時一遇鴻章鉅製則嗒然無所措無它學問淺也學問淺則性情焉得厚

況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
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宋人棄訓
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訓詁外
則義理亦外又史傳年月官系之紊非碑碣不能證釐
若孽子姓譏祖舊忽引一數百歲人在側啞然指其妄
而議者紛紛退矣然則吉金樂石之有關於經史如此
宜其自唐宋以來題詠不絕至我
朝尤盛也況訓詁通轉幽奧詰屈融會之者恍神遊於
皇古之世親見其禮樂制度則性情自莊雅貞淫正變

或出於史臣曲筆賴石之單文隻詞證據確然而人與事之眞僞判則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學問中出也顧金石題詠散在各集非藏書家好古士不能聚則實庵之功且出歐趙外矣余反復檢閱欣然序之時道光十一年八月中澣

泰階六符後序

壬式之學失傳久矣明張仙槎得眞訣於孫南峯遂傳姚少師之學所謂以支爲體以干爲用者也干能使支支不能使干猶陽能使陰陰不能使陽不明遁干則分

毫無取驗理會門之外如五變中黃經玉藻金英照心神鑒經直指析義等書俱能發遁干之覆然用遁于是矣未嘗專用遁壬用遁壬因而六之則自先生始是書也探源於伍相范大夫而文之以東方大中縱橫勃窣九變復貫錙析類神至纖至悉射覆黃丁若揣盜之用遊魯至其文采吐屬蓋遠超金匱玉衡龍首之上下視漢唐以來附託之書不啻培塿矣先生績學嗜古無所不窺尤好闡天人之祕此僅馭其一毛耳然聞先生居恆晨起必焚香占一式有求者則盡其求乃止著有奇

驗術在人口澤誠先生於楚南論占之暇必及壬式且言是書體例作意時勿遽未及索讀也今先生歸道山五年矣嘉嗣鏡海前輩出此見示並屬序於澤豈不以澤千慮有一得然澤維管公明別傳云術數有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是則先生占驗之神才為之也徒書云乎哉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日干辛支卯月將在子加酉古歙後學程恩澤拜撰

## 太原王氏族譜序

王氏巨族有三曰瑯琊曰太原曰京兆瑯琊太原皆出
武城侯離離二子曰威曰元瑯琊祖之威太原祖之
漢魏六朝瑯琊之望最著於是太原之偉人巨公往往
混於瑯琊唐一朝王氏宰相凡十三人瑯琊得其四京
兆得其二而太原得其七是太原之望於唐尤甚榆次
於古爲太原郡屬榆次之王盖自受氏以來未遷徙者
也宜有譜然世遠著錄竟少王氏孫世居榆次有喬長
先生者慨然曰自吾十三世以上吾歷歷可指數若再
上則無聞焉及吾身不著錄則日月益邈並此十三世

將濫忘之故吾作譜斷自十三世始吾見某族某譜與史傳倍者有矣與碑碣倍者有矣官不辨制地不辨沿革閏疑稱疑廁以附會是誣其祖也吾何敢吾甯紀於近也恩澤於先生之子蘭勵大令爲亞閭先生之言如是於戲是於敬宗收族之道庶幾矣夫太原之望本巨其中更世遠文獻不能徵遂紀於近蓋其愼也昔老泉蘇氏作譜僅及其高祖且自謂益州長史味道至其高祖二百有餘年其間世次皆不可紀今先生乃能及以上十三世不可謂不幸也況作譜以後其昭垂於後

盍無窮哉

遊香雪海記

吳郡以西之山蜿蜒磅礴若鼎峙而林列惟具區實吞之而不能盡若雜置大小石於庭而引水灌之其狀或出或沒或仰或俯或環或玦人咸知湖之盪乎山而不知山之竅於湖也竅於湖故愈近水愈靈秀殊異當湖山之奧曰香雪海山固多梅梅根飲於湖而花醞釀於雲上大江南北以梅著者無與香雪海比尋梅者以不得至香雪海為憾甚則一涉其涯而不見多梅於是香

雪海且負誇道光十年二月下浣陳玉生觀察招梁茝林方伯汪賓丞編修及余為香雪海遊余謝不往觀察詫曰君素豪於遊無若不樂也奚其辭余曰前數日嘗一至不見梅登高眺之則數十株而桑林間乃詢海之農云若梅何時可盡放則應曰盡放矣然觀察强聒不已方伯亦使伻促登舟余踉蹌去是夜北風號怒雪婺下客皆噤哱不成寐昧爽泊光福司起覷蓬窗隙則霽光皎然觀察曰天且假人倘花亦若是耶遂乘筍將徑抵香雪海詣司徒廟觀四奇樹於是舁者讙曰欲觀

梅乎須至菖蒲潭及潭西乃至菖蒲潭彌望十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驕陽乍升芳馥漚鬱中人如醇酒至潭西鐵幹槃立丹者碧者縹者紫者色相糅者如以錦綺裹虬龍愈拏攫愈斌媚香益酷烈順風聞數里外觀察乃揶揄余曰若非香雪海乎海固不可一地限也君目中之海何其險吾意中之海抑何寬耶遂登六浮閣復赴蟠螭山山斗入湖湖在几席下乃食於鄧尉山之還元閣登鐘樓歸途經潘氏園入舟乘夕照歸櫓聲穿叢綠朋山光水態益明益來時暝無所見也是役也攬湖上

之山佛螺帝青若煙點著明鏡上則蟠螭最自萬梅影中掬湖光於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花天然而夥則菖蒲潭最畦瑰畛寶各競姝麗則潭西最憑高下視使疏花面面規帶則香雪海最惜哉易梅以桑使數百年舊柯寥落不及十一也於是余十日閒兩至香雪海矣合香雪海幾負謗者予知香雪海之勝而徧及者亦予然非方伯持之堅觀察行之力則不奪於人言亦格於天時矣遊小道也不親履則不易知親履之而倘得其一遺其十猶大於遊者哉因益歎余之憒憒而服方伯

觀察之去人遠也三君子皆有詩予因序之

重濬北湖記

郴州北郭外有湖曰北湖唐永貞初韓文公由陽山貶所量移而北待命於郴所觴詠地也湖蕪絕有流涓涓出山硼敗畦塍圍交絡其側其窪處有舊形可規令刺史曾君慨歎湮廢導泉成沼列植木草闢堂三楹拓堂以庭環庭以欄楯令可俯瞰沼堂祀文公而以張員外署李使君伯康配焉經始於道光六年春日落成於冬日以澤會駐其地屬記於澤澤維公之待命於郴也由

貶陽山其貶也或以爲論宮市或以爲論關中天下根本遭逢旱饑徵斂不以急或以爲李實之譖或以爲公謗時政有泄其語於王伾王叔文韋執誼者疑不能明也夫小人之厄君子也或罔以所必無或鍛以所必有或陷以有與無之間然君子辨於是非或不受其誣轉相詰責則君子之身廢而其氣伸小人之術行而其惡暴惟其茫昧掩抑不言其過臨之以朝廷之怒奔迫之命則君子無可置喙而小人得以顯逃其鉗網周內之罪嗚呼術至此亦巧矣迨赦書既下量移而北猶復使

公鬱鬱居此則小人之朋未窮而其陰鷙沉毒仍欲以
茫昧掩抑相困阻使小人不卽窮則公之待命且無已
時也嗚呼術至此亦足以戚君子矣然公不云乎凡禍
福吉凶之來不必在我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不可
也不又云乎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
受於懷若築河隄以障屋霤是則公居郴三月餘盱衡
相羊快意於北湖之上極叉魚行酒賦詩之樂所謂築
河隄以障屋霤而與騷人秋士悲憤怨尤激而爲此樂
者固大相河漢矣且公之始貶也宜咎李實其待命於

郴也宜咎伍叔文蓋貶以貞元十九年冬其時李實方幸而待命以永貞元年春其時伍叔文方幸然則北湖者乃羣小人舉以貶君子而爲君子樂天知命之地者也嗚呼後之遊者可以觀矣會君名鈺鎔進士能文章其治郴也有李使君之風其濬湖建祠也得李使君之志不意千百年後尙有聯韓張李之交而令我文公傾倒者也君若是者不可以不記

重修有明何文節公綽楔記

大清道光八年龍集戊子夏四月恩澤以試士來郴有

明何文簡之裔孫名某揖於途以文簡所著若干種進且曰文簡殁有表其功若德而綽楔者石歷久將泐名某等力任修修竣欲乞文以紀其事恩澤惟文簡以通儒偉才敭歷中外所至偘偘其功若德著於史與自著不待覼縷然其出處也以忠而善用忠也以學忠故出處不私學故識卓識卓故見終始明當明世宗嗣位初議大禮者始萌芽宰執百寮論未洽而文簡於萌星外抗疏首爭皇叔考稱名之非而遡漢宣光武曾元之得禮斥漢哀安桓靈之失禮若有以灼見世宗必遂其私

而後止者此其識不可及張桂勃興議禮愈支文簡發十三難以折之然不可奪也不獲已以哭爭倡應者二百餘而文簡廢此其忠不可及浸假帝興獻且去本生號且考興獻矣且加皇伯考於孝宗矣且作世廟祀興獻矣且躋興獻於武宗上矣而後知文簡始議以哀安桓靈爲諷者之灼見本末不爽也而後知倡哭爭聲震殿陛之不爲激也且也張桂之爭有所爲文簡之爭無所爲無所爲則以禮事君而已引君當道而已有所爲則希榮顯排異已不得君不已也是則張桂之議縱有

合於人心已失其本心而况所議之詭於時而戾於古哉斯時議大禮者咸主濮議然宋英幼撫於仁與漢哀同與世宗小異張桂窺其隙故其言易入而世宗之始入也即不欲暫處太子位故承大宗丕之說百喙若弗聞若文簡之論則以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則其識出於主濮議之上蓋舜至孝也未聞加號瞽瞍雖百張桂其何能辦然張桂益以伸文簡益以屈張桂得君終以垢文簡不得君終以潔千載之下莫不知文簡以忠

退而張桂以僥進也耳夫臣之於君非休戚一體則不能强諫無眞誠感人則不能聚其徒數百泣而諫當其諫也不知有刀鋸鼎鑊也然非眞誠如文簡則諫而激者有矣不若是之激也惟激愈見其忠也愈見其以引君當道爲志而他無所顧也惟激則愈見其識也知張桂之熖日烈世宗之心日渝不棄其統既嗣背禮遂私不止也吾故曰文簡之忠本於識識本於學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故言成敗得失若指諸掌也是故其識卓其忠堅若視公家事如楚越君蹟而臣不扶者其見

唖於文簡必矣吾慕其學欽其忠僭書於此以爲來者勸

孟縣修文峙閣記

孟縣形勝甲河內王屋迤其北大河亘其南溴水襟其東凋爲盟津晉爲河陽邑唐宋以來皆爲重鎭河淸柏崖無辟諸險要皆棊布境內蓋受扶輿之力厚故氣逆順風聚散皆靈響若荅焉吾友徐君勳治斯邑有年政平而訟淸轂穰穰山委綠以文字化其秀良者而邑父老咸稱邑之東南向建鎖水閣後圯於河文運遂不振

斯言也然乎否乎夫十室忠信好學以成之其舉措足以運量造化人固不爲地囿也然而有與莫廢實守土之責又河瀵之閉使巍然崒然者居之上足以森星辰俎豆下足以壯遠邇瞻矚所謂靈響若答者意在斯乎於是邑侯捐白金三伯爲之倡紳士宮樞等醵白金三千竟其功鳩巨工庀大材經始於乙未之夏斷手於丙申之夏閣仍三層崇五丈祀文昌奎星凡閱十五月頓還舊觀於是父老欣欣子弟愉愉弦誦之聲與大河聲相應風俗且比鄒魯會科目之足言而人材蒸蒸蔚起

科目亦相表而至理可參也此一役也可以不朽事成索記於予予爲易其名曰文峙閣銘曰
河漢之間傑閣峙焉以表我中澤而輝映麥山興廢舉墜隆崇造天必起俊豪爲多士先

陶萸江先生崇祀鄉賢記

嘉慶十年閏六月某日安化陶萸江先生卒於里二十二年夏四月湖南巡撫巴哈布公學政謝君增樹以先生祀鄉賢事具疏題請其年冬奉
旨俞允道光八年夏其哲嗣江蘇巡撫雲汀先生澍寓

書於恩澤屬記其事以恩澤曾任湖南學政知先生言行尤悉也恩澤惟古大賢負鄉里碩望歿可祭社必也秉純摯之性抱千百人之才其氣宏以剛其力峻以博於是乎氣足以舉事力足以任事人所不能爲不能强我爲之而必推及其至至則感感則明格乎天地而幽浹乎神鬼其生也名著其歿也道存是故孝廟行也先生之孝至於親病嘗糞感夢而親疾愈則孝至繳薙人所勇也先生之仁至於親畚臿躬坎瘞則仁至以行型於鄉以文化於鄉尤恐人心之不克勉先生則曲從形

家之言以遂其欲導其鬱賁紬不置病甚不舍疾風雨不閒卒也形家言所因建者建而書院亦從而華整人心所趣文業遂日盛非義之至烏能肩勞怨若是是皆先生卓行犖犖可紀者且學人於治經史時有所謂天文律算禮樂名物分其一足攖攖一生而先生囊括而幷攻之發爲文若詩又雄卓深健楷模後生非蓄氣之宏且剛用力之峻且博有不能爲不能強者矣恩澤使湖南時凡湖南人稱篤行者方聞者必首先生言文若詩若著述必尊先生先生之名溢於其鄉其道存郎其

神無不在也俎豆而尸祝之誰曰不宜古今鄉先生一行一言之修湮沒者不少惟磊落奇偉之士流傳於無窮且天必有所發焉以顯著其才若德今雲汀先生治江蘇宏績鉅畫不可殫述其任事也必推及其至則於先生之所蘊蓄能探其源而揚其瀾也是能使先生之名溢於一鄉而兼達天下也先生諱必銓字士升號萸江湖南安化人

潘少白文稿序

澤與少白山人交凡四載一日縱言至於文因出示大

著若干卷澤三復讀之窺其性情正功力厚也促付梓梓成澤欣然序之其言曰無範非文也爲範以自畫非文也形似而多規仿毗倚非文也淸而無包孕非文也夫文士之心與天地之心相貫其言皆人人所欲言其言皆人人所不能言其言皆賢哲所未盡言然後其道尊其藝傳是故狂文也狷亦文也正文也奇亦文也吾於少白山人信之山人古狂者也負兼人才學與藝靡不通足跡窮宇內政事人理物情靡不達於是由狂返狷遂進乎道其爲文也探六經羣史諸子百家之奧涵

泳得義理損益得法度出入得鋒距於是由奇反正遂進乎道夫神明於榘矱有範亦無範無所規仿睥倪則可令古人似我包孕至厚則瀏然而清者愈見觀乎澗溝之清與江湖之清殊江湖大波起則天地易觀其徼也魚龍百怪隱現變幻不可迫視而清愈昭然矣蓋徒狷無施措才徒奇無堅定志人知山人之狷而不知自狂人知其文由正入而不知自奇出也使持此爲用世資其運量詎可涯惜也潛處抱獨僅以文傳然而道固在是此澤促付梓之意也

跋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

右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增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廿五字不知何所據其題首云孝經定本似定本卽所據也按忠端著述有孝經集傳四卷以集傳證之亦無引詩廿五字而右經一章下注云孝經舊本凡十八章千七百七十三字石臺本皆依劉向所校河間獻王得於顏芝者獨標題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庶人獨否似有闕文又聿脩之義大雅所

告天子無忝之詩小宛以勗庶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通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宛之賦雖通於庶民有慶之義反疏於侯國又云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公以愛敬爲道德之原豫順爲禮樂之實又云劉炫繆以閨門之語溷於聖經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古文多此二十二字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必拘五孝以發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矣據此則忠端不以庶人章增引詩爲然況舉詩以實之乎且

定本之說既不見文集又不見集傳盡無所謂定本也然經義考引朱垣之言曰忠端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或者增此二十五字之本是忠端未定論以前所寫歟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分王劭劉炫紛紛聚訟見於隋志主古文者劉知幾主今文者司馬貞彼此駮議見於唐會要自石臺孝經用今文而古文遂微石臺孝經即唐明皇隸書然據黃氏日鈔所載校之古文多閨門一章二十二字今文無之其餘不過字句有增減章有分合耳即晚出之

足利本其經文亦無大同異惟僞託孔安國注爲不足信而今文鄭注是小同所作嚴可均所輯孝經鄭注仍以爲康成所作阮福孝經通義則云小同三國漢魏隋唐不見之本宋元明不能見中國不見之本海外或見之茲按古今文及足利本皆無庶人章增引詩之說則所謂足本者蓋不可信矣吳草廬孝經定本亦無此引詩廿五字

朱子作孝經刋誤爲此經添一改本吳草廬作孝經定本又爲此經添一改本

吳少宗傑奏唐陸宣公贄從祀

聖廟疏書後

聖門比天地壽載無不有也則賢喆忠孝文武俱宜入有艮限乎則唐人會言之一爲抱殘經於兵燹幾墜之際一爲有傳注功所謂代用其書垂爲國冑者然七十子不必皆著作皆抱殘經何也曰親炙可弗論外此雖賢喆忠孝文武不傳道俱不宜入此荀董揚而後所爲落落也然則荀董揚何以入曰其立言中言語科故繼入有韓昌黎繼入有陸宣公宣公仕孱朝覲庸主無赫赫事功其立言則醇乎醇者也荀之言性惡激而爲之

後世尚有抵其隙者揚出處大節已乖獨以立言耳宣公其董韓閒乎宜其千百載後達者發之禮官承之聖人頷焉大抵漢宋大儒有傳注功方得入其見也拘宋以後指心爲傳道雜以禪悅亦得入其弊也蕩而立言以傳道其道也其文也則別樹一幟焉故必如宣公乃可繼荀董揚韓而後非然則宜守唐人成議以峻聖門艮限乃所以尊聖道也

神龍蘭亭跋

定武爲歐臨神龍爲褚臨常談耳謂神龍中太平公主

借出摹拓遂亡者董廣川也然末目爲神龍本謂宋理宗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鎭爲報奩之物者袁清容也是神龍本之目權輿南宋閒矣此本筆趣洋溢具斜欹散髮之態實遠出穎上之石謂是宋摹拓誰曰不宜若泥暢字左頂逆折和字收筆內轉及貞觀神龍開元印璽鬚然則是執牝牡驪黃衡千里馬矣

安玩堂藏稿後跋

右安玩堂藏稿文五十九首賦十三首詩二百四十首先大夫榮祿公所著也恩澤生十一歲而孤記就塾時

先大父手時藝授恩澤且誨曰爾父少讀書一再過即成誦不忘爲文析理用法至淡遂通鄭學於詩三禮尤精核爾未知其涯也言罷潸欷又記曹文敏公語恩澤曰尊甫學士背誦十三經並注疏琅琅然爲文縱橫變化神明規矱業師王明府訓恩澤曰吾座主以韓柳筆爲時藝尤妙解題能補漢唐宋諸說所未備恩澤稍長謁法時帆丈謂曰尊甫文既工絕賦律尤鑿細不踰唐賢法詩無窮清新吾欲鮑覺生少司空以詩賦鳴謂恩澤曰尊甫賦律追唐賢詩格追兩宋雅潔精鍊卓然成

家善乎吾座主曹文正之言曰尊甫與僕爲總角交同志同業能以實學發至慧識力才鋒俱峻絕故行文有宏逸之氣詩始喜門博似吳淵穎繼以清峭勝遂栞落陳言獨標雋旨惜乎年踰強仕遽歸道山平生負弗羣經尤深詩三禮三傳未暇箸述成一家言而僅以詩文傳矧豪艸又佚其大半耶恩澤不善讀父書習聞先師友所論因附識于簡末道光十有六年始校閱八月而成任其事訂其譌爲張石洲大令卽前序張孫圃太夫子之文孫也十有七年夏四月孤恩澤識

## 題倉龍集

右成邸詩草一卷詩凡卅二內失題者二繡夫姊丈得於令兄芝房處謂余曰成邸筆法當代之善鑒者稔知之然無款印恐滋後人惑也子盍爲我跋其後予伏讀之下見有送吳祭酒錫麒還里詩者刻入詒晉齋帖見有謝十色畫錠詩者則訓先大夫弆於予家得此二證不必款印而斷其爲成邸無疑無疑者也況眞草隨意天機盎然遒峻之法全收嫵媚之神亦妙較矜練時不啻過之詩則五古得晉人意七古得蘇長公法律體兼

初中唐而波及北宋其橫鶩捷出名論超雋則由學博而才贍位重而道高也且夫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地居枝眤而友接佳流懷抱之際尤難涯涘傳所謂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者庶幾見之矣先大夫會遊梁苑頗甘楚醴投贈之句貫若文珠徇知之書光乎舊韋而緜苔生後賓客先傾鳳尾畫餘賢藩亦謝反復斯卷不勝憮然辛卯秋八月下浣

桂陽州重修試院記

桂陽州試院　國朝雍正十年刱乾隆四十八年修闢

卅餘載未修地窪下水侵暴土沮洳不勝載棟阿蒸出菌又不勝瓴甋使不即治則頹且墟矣州刺史陳君同治涖此邦慨然思整懼無以佽也取諸民則懼民未孚倡而弗和也政成五年民信其長乃攟儹以邪許倡民皆諾遂積朱提二萬餘進鄉老約曰某宜培某宜闢某宜更怠者宜董撓者宜懲我職之我暇輒旦暮省支度出入雖纖毫若職之切以闕鳩者庀者咸奮若營已室增土至半丈宋橃皆良材先廊舍次堂廡次髹丶庖湢庌其外陝以直中門令士魚貫入且避雨經始道光七

年夏五其年冬考室刺史嘆曰是扨也奚爲修彼昔之扨何異櫝且墟耶今扨不告後後何以繼踰年夏余按試斯乞文紀厥事余惟宙合之奇不於人卽於物桂寶區也五金丹砂皆族故物贏而人絀今寶且衰而蜿蟺鬱勃之氣猶是豈別有所洩耶抑人將贏而寶將絀耶桂又瘠區也不足於穀乃贏於寶故可支今寶且賊民穀益不足然邦君攘臂以邪許倡不旬日而朱提累萬俱集不數月而工以蕆夫求試而利祿靑衿貟領事也自把耰鋤逐什一者視之弗急也感奮若是意者人皆

知重儒不吝竭其貲以為重儒地而儒者亦從容受厥福歟夫人不愛寶則寶之數絀人重儒則儒之數贏天相人則磊落奇偉之儒生人順天則磊落奇偉之寶棄使儒者徒受厥福而不自淑其身厲其學則不惟悖天兼悖人多士勉乎哉異日名山尊大儒明廷尊大臣所謂萃五金丹砂之氣而英英以寶見重者將必有其人矣然非邦君倡於民重厥儒則倡無以應非把櫌鋤逐什一者皆知棄寶而重儒則無以荅邦君之倡蓋重儒之一念上下相應所關甚鉅若廊舍寬則士舒堂廡寬

則棱士者舒去風雨之患腫蠱之疾猶其末焉者也故紀其犖犖大者



程侍郎遺集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